

# 深藏印度 20 年的傳奇家具大師 時間，是作品的考驗 也是最大魅力

克雷斯皮前衛華麗又帶有詩意的風格，深受名流貴族的喜愛。

1987 年遁入印度深山靈修 20 年，自此奉行沉默主義，  
如今以 93 歲之齡重拾創作，繼續尋找並實現理想的美。

文字／Paige Chao

Gabriella Crespi

學歷：米蘭理工大學建築系  
經歷：家具與家飾設計師  
生活成績單：喜馬拉雅山靈修 20 年

◎ 寬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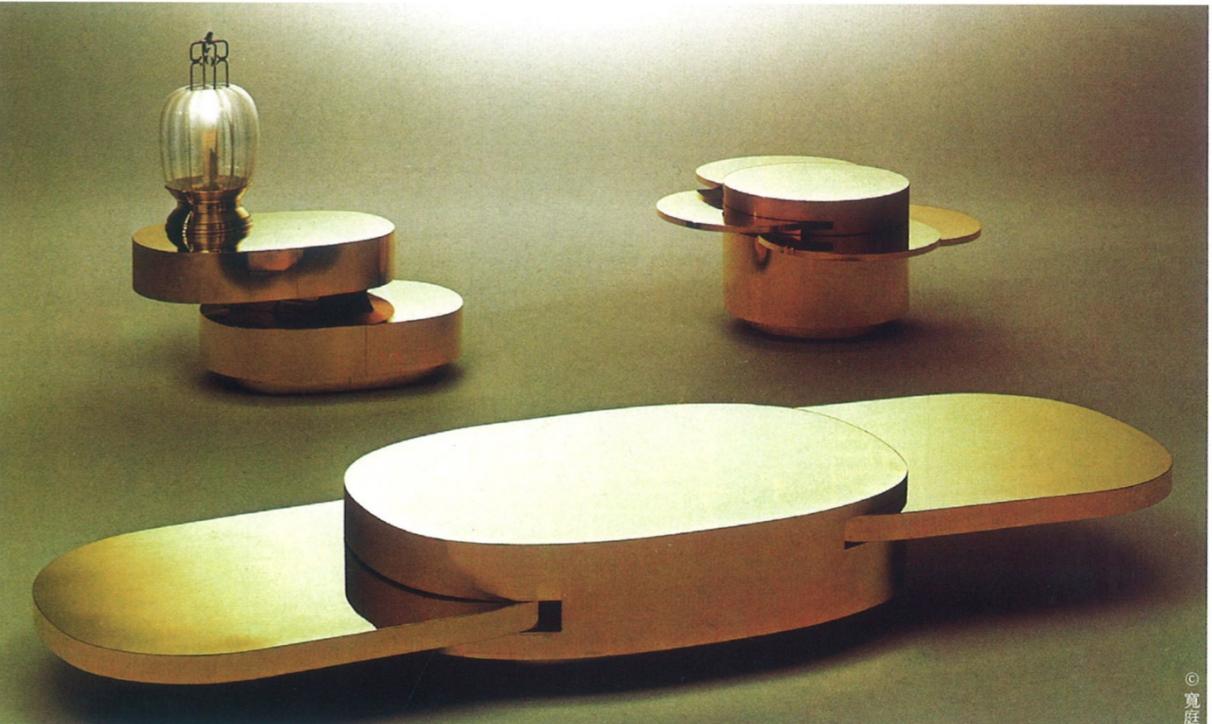
受訪對象不說話，這是什麼狀況？

一場台北—米蘭的越洋電訪，在記者看不見也聽不到克雷斯皮（Gabriella Crespi）女士的情況下展開，接電話的是克雷斯皮的女兒伊麗莎白（Elisabetta），近年來所有媒體採訪都必須仰賴她轉譯母親沉默的回答。如此神秘的形式，為這近百歲的義大利女性再添一抹傳奇色彩。

### 設計以一物多用著稱

其實克雷斯皮並非總是如此低調，早年在設計界，她相當活躍，客戶非富即貴，伊朗與阿拉伯國王、摩納哥葛麗絲凱莉王妃、希臘航運大亨利瓦諾斯（George Livanos）等，都是忠實擁護者；更與高級時裝品牌迪奧（Dior）維持了近二十年的合作關係。除此之外，她的夫家是米蘭望族，經營報業與紡織業，這樣的背景無疑鞏固了她在社交圈的地位。但如果你以為克雷斯皮是靠拉攏裙帶關係而成名，那可是大錯特錯。

○○八年《華爾街日報》訪談，那是她「與生俱來的渴望」。伊麗莎白說，這個令大眾意外的決定，對了解克雷斯皮的家人而言，則是必然的結果，「我母親一直在尋找平靜，一種趨近原始的狀態。當時她認為自己已經圓滿了身為一個設計師的任務，可



經過啞光處理的Ellisse咖啡銅桌，兩側具有可延伸邊桌的設計。

◎ 寬庭

回憶起克雷斯皮當紅的一九六〇到一九八〇年代，伊麗莎白強調，「我母親每天都在工作，畫筆和筆記本從不離身，靈感像噴泉一樣源源不絕。」「她總是向任何設計師或既有的物件影響，我相信這是她始終能夠保持原創性的秘訣。」

克雷斯皮的設計以一物多用著稱，擅長藉由改變物件的外型與延伸功能，創造出不同的空間動線，例如可以拉到餐桌甚至吧台高度的咖啡邊桌、椅子變成床、書架可當隔間牆，各種幾何形狀的桌子，組合起來又是另一種模樣。她曾經把黑檀木和銅這兩種對比性強烈的材質，融合成一座太極造型，從中間開闊的圓柱狀衣櫃，木頭那極是掛杆，銅的那極是抽屜，作品名稱就叫作《Yang-Ying》，淺白易懂又引人深思。而能夠將理性與感性的平衡抓得精準至此，一方面歸功於米蘭理工大學建築系的訓練，另一方面則是源於克雷斯皮童年住在托斯卡尼鄉間的回憶。

以放心去流浪，而且她心裡很清楚，這次離開會非常久。」

### 印度修行，擁抱靜默力量

二〇〇五年，克雷斯皮返回米蘭，因為不小心摔傷腿，她必須留下來治療，伊麗莎白笑稱，「真多虧了那場意外，不然媽媽



### 克雷斯皮的風格生活

**最難忘的地方？**  
位於蘇格蘭西部的赫布裡底群島，在島上閉關數月，是人生第一次離群索居，也是追求心靈層次的開端。  
**最愛的在地角落？**  
米蘭的家，從1970年起，它一直就是我的創意與家庭生活中心。

除了家具，克雷斯皮的雕塑品也深受藏家喜愛。



從克雷斯皮的家可看出，她的設計家具永遠都是室內空間最受矚目的亮點。

是克雷斯皮一九七三年的作品，之所以挑它來重新演繹，首先是因為桌面材質可以替換，在形式上有較大的空間讓其他藝術家發揮，而且Puzzle這個字本身就具備了拆開重組的意義。伊麗莎白表示，「現階段著重在為舊作賦予新生命，還沒有創作新品的打算。」

### 與老工匠跨界演繹舊作

雖然是新的嘗試，但創作過程不變，手繪稿完成後交給熟識的工匠製作，伊麗莎白說，「工匠的技藝對我母親來說，是她和外界溝通的橋梁，他們將創意具體化，是作品中不可或缺的環節。現在我母親還是跟一樣的工坊合作，裡面最資深的工匠已經八十五歲，我母親只要兩、三句話，他們就能完全理解，擁有這樣的工作者夥伴，我們感到非常驕傲與幸運。我甚至可以說，沒有這些工匠，我母親的設計生命就不可能繼續下去。」

伊麗莎白提到有人建議母親推出限量品，「現在是充滿限量品

1. Gocce Oro 燭台循珍貴的脫蠟古法製成。
2. 昆蟲與動物系列帶有童話感的雕塑，顯示克雷斯皮對自然的熱愛。
3. 義大利鞋履設計師 Sergio Rossi 去年春夏推出特別系列，向克雷斯皮致敬。



© Sergio Rossi



© 寬庭



© 寬庭

一定會再跑到山裡。」經過靈修洗禮，克雷斯皮最明顯的改變，是保持沉默的定力。伊麗莎白記得以前母親總是會找個安靜的角落躲起來沉思，但那時候外務實在太多，根本無法徹底靜下來，「只要是熟人，都能馬上察覺我母親從印度回來後的改變。」

現在克雷斯皮與人互動一律以微笑應對，偶爾穿插一、兩個單字，她深信靜默的力量，「靜默是靈感的源頭，即使是最嘈雜的地方和最忙碌的生活，它都存在。」從靜默中，克雷斯皮學會察覺事物表象以外，藏在細微處的美，「有時候所謂的真實與人們慣常的認知，大不相同。」她重視人與物之間的情感連結，「能夠觸動內心深處，留下永久印記，」才是真實的價值所在。

七〇年代，曾經有評論指出克雷斯皮稱不上是個設計師，她的東西頂多拿來裝飾，但時間證明那些人錯了，即便缺席二十年，克雷斯皮的魅力不減反增：人們爭相蒐藏她的舊作，而且價格翻倍高漲；英國時裝設計師麥卡尼

(Stella McCartney) 去信希望見她一面、義大利女鞋品牌塞喬·羅西 (Sergio Rossi) 推出向她致敬的系列，米蘭市政廳還為她出版了一本詩集。

看著「時間」這個元素在自己的創作中發酵，克雷斯皮感觸良多，「時間，永遠是一件作品能否留存的最大考驗，當然也能為物件增添魅力。」克雷斯皮認為自己的作品就是最好的例子，「它們隨著時間累積被磨練出不同的光采，很多蒐藏家反而更偏愛歲月的痕跡。」而她自己又願意為了什麼花時間等待？「人生中有許多與其相抗衡的外力，我願意等待與它們達到和平共處的那一刻。」

呼籲克雷斯皮回歸的聲浪不斷，原本她興趣缺缺，後來想想，應該活在當下，搞不好那個令自己不得不留下來的跌倒意外，正是一個新循環的開始。今年四月，克雷斯皮和玻璃藝術家Franco Deboli 共同創作了4H Puzzle Table，這也是她生平第一次的跨界合作。Puzzle Table

的世界，一張冰淇淋的海報都可以限量，這樣到底意義何在？我母親的作品，從發想到完成手稿，需要三個月，尋找適合的材質，也要三個月，然後交給工匠製造，又是三個月，從來不可能大量生產，加上手工會令細節產生差異性，每件作品不但限量更是獨一無二。」

「冥想」是克雷斯皮每天最重要的儀式，除此之外，她也會散散步，聽兒女讀報紙。雖然不講話，但是一提起創作，「點子滿到像火山爆發，而且很會使人喚人。」可見得沉默的時候，克雷斯皮都在醞釀靈感。她的物質欲望很低，一襲僧侶白袍、一頂草帽、一副大墨鏡，簡單到不行的搭配，卻散發出獨特的美感，「我覺得我母親是為美而生的，她對美的直覺實在太敏銳了，從來沒有『今天不知道要穿什麼』這種煩惱。」關於如何培養品味，老前輩的建議是：努力學習、經常旅行、認識創意人，當然最重要的還是「少講點話，用心體會」。